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册

ZHONGGUOXIANDAIWENXUE

ZUOPINXUAN

李守初 胡绳华 何思平 编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蒋光慈	哀中国	(1)
	莫斯科吟	(3)
殷 夫	祝 ——	(6)
	别了, 哥哥	(7)
	血字	(9)
	让死的死去吧	(11)
柔 石	二月(节选)	(12)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31)
	我在霞村的时候	(70)
张天翼	包氏父子	(91)
	华威先生	(131)
艾 芜	山峡中	(139)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156)
田 汉	获虎之夜	(171)
叶 紫	丰收(节选)	(184)
萧 红	呼兰河传(节选)	(197)
夏 衍	上海屋檐下(节选)	(208)
	包身工	(231)

施蛰存	梅雨之夕·····	(247)
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	(259)
蒲 风	茫茫夜·····	(271)
臧克家	老马·····	(277)
	歇午工·····	(277)
	春鸟·····	(278)
戴望舒	雨巷·····	(281)
	我的记忆·····	(283)
	我用残损的手掌·····	(284)
沈从文	边城·····	(286)
林语堂	祝土匪·····	(373)
	谈言论自由·····	(375)
	《人间世》发刊词·····	(379)
梁实秋	中年·····	(381)

蒋光慈

哀 中 国

我的悲哀的中国！
我的悲哀的中国！
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
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
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
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
但是现在啊，
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
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
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国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国中到处起烽烟，
满国中景象好凄惨！

恶魔的军阀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怜的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
卑贱的政客只是图谋私利啊，
哪管什么葬送了这锦绣的河山？
朋友们，提起来我的心头寒，——
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东望望罢，那里是被压迫的高丽；
南望望罢，那里是受欺凌的印度；
哎哟，亡国之惨不堪重述啊！
我忧中国将沦于万劫而不复。
我愿跑到那昆仑之高巅。
做唤醒同胞迷梦之号呼；
我愿倾泻那东海之洪波，
洗一洗中华民族的懒骨。
我啊！我羞长此沉默以终古！

易水萧萧啊，壮士吞仇敌；
燕山巍巍啊，吓退匈奴夷；
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
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
却不料而今全国无声息，
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
哎哟！我是中国人，
我为中国命运放悲歌，
我为中华民族三叹息。

寒风凛冽啊，吹我衣，
黄花低头啊，暗无语，
我今枉为一诗人，
不能保国当愧死！
拜伦曾为希腊羞，
我今更为中国泣。
艾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我不相信你永沉沦于浩劫，
我不相信你无重兴之一日。

1924年11月21日

莫斯科吟

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回忆过去所遗留的一点点地迹痕，——
哭泣呢？
怨恨呢？
欢笑呢？

还是留恋呢？

不，朋友们！

那是过去的，

那是不可挽回的，

只会永远埋在被忘记的深窟里！

无涯的历史的河——

流啊！

流啊！

不断地流啊！

人类的希望旋转在你涌进的浪头上；

倘若你不流了，——

停止了，

不前进了，

人类的希望就沉没了，

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乡！

朋友们！

莫相信人类的历史永远是污秽的，

它总有会变成雪花般漂亮而洁白的一日。

我昨夜梦入水晶宫里，

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

人类已探得了光明的路口，

现在正向那无灰尘的国土进行呢。

朋友们！

莫回顾那生活之过去的灰色黑影，

那灰色黑影真教我羞辱万分！
我今晨立在朝霞云端，
放眼一看：
好了！好了！
人类正初穿着鲜艳的红色衣襟。

十月革命，
如大炮一般，
轰冬一声，
吓倒了野狼恶虎，
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1923年12月12日

殷 夫

祝——

这是河中最先的野花，
孤立摇曳放着清香。
枝旁没有青鲜的荫叶，
也少有异族争妍芳，
唯有她放着清香。

四向尽是干枯的沙砾，
展到无穷的天际，
近处没有一口泉源，
来把她嫩根灌溉，
没有一杆小树伴过长夜。

祝福我们勇敢的小花，
她仍然孤傲地顾盼，
她不寂寞，放着清香，
天生的姿容日日光焕，
岑寂的生存，没有喟叹。

远星的微光死灭，
勇敢的灵魂孤单，
她忍受冷风的吹刮，
坚定的心把重责负担，

问何时死漠重苏苏？

祝福我们河中最先的野花，
孤立摇曳，放着清香，
枝旁没有鲜青的荫叶，
也少异族来争妍芳，
只她孤单地放着清香。

1928年5月8日。

别了，哥哥^①！

（算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治者们荣誉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筋骨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1929年4月12日

注释：

①殷夫的大哥徐培根，曾任国民党的航空署长和总司令部参谋处长。

血 字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的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的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四年的血液润饰够了，

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
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
这个日子应该即刻销毁！

让死的死去吧！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地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手！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走去吧，
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1929年11月

二 月 （节选）

二

从北方送来的风，一阵比一阵猛烈，日间的热气，到傍晚全有些寒意了。

陶慕侃领着萧涧秋，方谋，钱正兴三人到他家里吃当夜的晚饭。他底家离校约一里路，是旧式的大家庭的房子。朱色的柱已经为久远的日光晒的变黑。陶慕侃给他们坐在一间书房内。房内的榻，桌，椅子，天花板，耀着灯光，全交出淡红的颜色。这个感觉使萧涧秋觉得有些陌生的样子，似发现他渺茫的少年的心底阅历。他们都是静静地没有多讲话，好像有一种严肃的力笼罩全屋内，各人都不敢高声似的。坐了一息，就听见窗外有女子底声音，在萧涧秋底耳里还似曾经听过一回的。这时陶慕侃走进房内说：

“萧呀，我底妹妹要见你一见呢！”

同着这句话底末音时，就出现一位二十三四岁模样的女子在门口，而且嬉笑的活泼的说：

“哥哥，你不要说，我可以猜得着那位是萧先生。”

于是陶慕侃说：

“那末让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罢。”

可是她又痴痴地，两眼凝视着萧涧秋底脸上，慢慢地说：

“要我自己来介绍什么呢？还不是已经知道了？往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陶慕侃笑向他底新朋友道：

“萧，你走遍中国底南北，怕不曾见过有像我妹妹底脾气的。”

她却似厌倦了，倚在房门的旁边。低下头将她自然的快乐换成一种凝思的愁态。一忽，又转呈微笑的脸问：

“我好似曾经见过萧先生的？”

萧涧秋答：

“我记不得了。”

她又依样淡淡地问：

“三年前你有没有一个暑假住过杭州底葛岭呢？”

萧涧秋想了一想答：

“曾经住过一月的。”

“是了，那时我和姊妹们就住在葛岭的旁边。我们一到傍晚，就看见你在里湖岸上徘徊，徘徊了一点钟，才不见你，天天如是。那时你还蓄着长发拖到颈后的，是么？”

萧涧秋微笑了一笑：

“大概是我了。八月以后我就到北京。”

她接着叹息地向哥哥说：

“哥哥，可惜我那时不知道就是萧先生，假如知道，我一定会冒昧地叫起他来。”又转脸向萧涧秋说：“萧先生，我是很冒昧的，简直粗糙和野蛮，往后你要原谅我。我们以前失了一个聚集的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尽量谈天了。你学问是渊博的，哥哥常是谈起你，我以后什么都要请教你，你能毫不客气地教我么？我是一个无学识的女子——本来，‘女子’这个可怜的名词，和‘学识’二字是连接不拢来的。你

查学识底人名表册上，能有几个女子底名字么？可是我，硬想要有学识。我说过我是野蛮的，别人以为女子做不好的事，我却偏要去做。结果，我被别人笑一趟，自己底研究还是得不到。像我这样的女子是可怜的，萧先生，哥哥常说我古怪，倒不如说我可怜贴切些，因为我没有学问而任意胡闹；我现在只有一位老母——她此刻在灶间里——和这位哥哥，他们非常爱我，所以由我任意胡闹。我现在高中毕业了，我是学理科的；我又到大学读二年，又转学法科了。现在母亲和哥哥说我有病，叫我在家里。但我不愿学法科转想学文学了。我本来喜欢艺术的，因为人家说女子不能做数学家，我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感不到兴味。以后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我还是将来做一个律师，代穷人做状纸，辩诉。可是现在又知道不可能了。萧先生，哥哥说你是于音乐有研究的人，我此后还是跟你学音乐罢。不过你还要教我一点做人的知识，我知道你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呢！你或者以为我是太会讲话了，如此，我可详细地将自己介绍给你，你以后可以尽力来教导我，纠正我。萧先生，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么？”

她这样滔滔地婉转地说下去，简直房内是她一人占领着一样。她一时眼看着地，一时又瞧一瞧萧，一时似悲哀的，一时又快乐起来，她底态度非常自然而柔媚，同时又施展几分娇养的女儿的习气，简直使房内的几个人看呆了。萧涧秋是微笑地听着她底话，同时极注意地瞧着她的。她真是一个非常美貌的人——脸色柔嫩，肥满，洁白；两眼大，有光彩；眉黑，鼻方正，唇红，口子小；黑发长到耳根，一见就可知道她是有勇气而又非常美丽的。这时，他向慕侃说道：

“陶，我从来没有这样被窘迫过像你妹妹今夜 的愚弄